

●《北京青年报》记者丛书之四●

都市夜曲

王世荣社会新闻集

桃香飘京城

●本报记者●王世

战士与孩子

世荣 邢力



的

忌日”

她们只是
帮助睡客
时仍有感



路灯·屋檐下

- 都市假货商
- 都市垃圾战
- 都市房倒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青年报》记者丛书之四

都 市 夜 曲

——王世荣社会新闻集

中国城市出版社

选题编辑 刘小伟

责任编辑 刘德逵

都市夜曲

——王世荣社会新闻集

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8号)

新华书店经销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50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4-0628-8/G·251

印数: 00001—10100 定价: 3.30元

总 序

199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迎来复刊10周年纪念日。

有人说,这张报纸成熟了。其实,是一批青年报人的成熟。

曾是怎样的条件,木板房,简易屋,地下室。于是,获得“地下工作者”的美称。

但走出来的,十八般武艺在身,一人能唱一台戏。

凭的是艰苦创业,超常发挥。一个人当三个人使,三个人跑九条战线。

凭的是集思广益,各显神通。谁都可以“指点江山”,谁的主意好,就照谁的办,谁就唱主角。

充满活力的集体,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报纸,更造就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报人。

愿这套丛书记录下他们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所做的贡献。

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套丛书将不间断地下去。

《北京青年报》 社长 崔恩卿
总编 陈 冀

行无定踪（代序）

——记《北京青年报》记者王世荣

王世荣，男，1952年生，1969年入伍，1978年转业。

他从未奢想过要将自己与记者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他有自知之明。当记者要求对新鲜事物绝对敏感，而他生性喜欢怀旧，尽管可怀之旧并不多。当记者还必须脚勤、嘴勤、耳朵尖，而他已经有了“蹲机关”的习惯……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证明他不是块当记者的料。但他还是拿到了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记者证”。

那时，他刚从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位子上跌下来，200多人的厂子，一厂之长就是个大管家，产、供、销，人、财、物……在部队时，他曾指挥、带过比这还多一倍的兵，可回到地方，他“玩不转”了。

1984年，一位部队战友把他介绍到报社。原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停泊一下，“舔舔伤口”，没想到一进门，又挑起了担子。先做办公室副主任，管全报社的行政、后勤；以后又当群工部主任，做通联、群众工作，兼编辑《读者来信》；再以后又到新闻部做副主任，主管社会新闻。虽然他心里暗暗叫苦，但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场。

回想起来，当初“搭错车”是狼狈的；更糟糕的是：当有机会走下错车，想换乘正确车时，一摸口袋或一看钟表，已经失去了应付这趟旅程的时间和本钱。沮丧，无济于事，

明智的选择是：随机应变地将错就错，改变原定目的地！

以后的实践证明，将错就错的选择，结果却是正确的，像数学法则中的“负负得正”一样，他在事业选择上“错错得对”了。

日复一日，一“记”之长潜滋暗长，他在“格子”上爬得来劲了。

他接连用赋有灵性的文笔把许多社会异态、许多新奇古怪、鲜为人知而又有现实意义的人和事捧给读者，《都市卦摊》、《血的报告》、《都市宠物迷》；《俯瞰八宝山》、《剃头挑子两头热》可称是这类新闻特写中有代表性的几篇。在生动展示社会诸相的同时，他以他的聪颖和生活积累的敏锐对社会进步中出现的问题的思考，保持着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超前意识，这能在他采写的《中学生过生日》、《奖项的惆怅》、《少年帮主》、《混风吹得人欲睡》、《错了我也不悔过》等报道中得到证实。在这类采写报道中，他没有简单地写一人一事，而是从社会文化、心理素质上揭示社会诸相的深层原因。

他那幽默、散文式的文笔模糊了他本该是金刚怒目的仗义者脸庞，因此，在写了那么多社会异态后，他居然没惹了什么意外麻烦。这使他尽可以在社会新闻的舞台上挥洒自如。他又连续捧出新作《都市假货商》、《都市夜曲》、《都市房倒》、《都市晴雨表》……。虽然，他曾想写下都市万象，但别以为他只在都市里游荡，他的足迹也踏上过西北黄土高坡、东北莽莽雪原、西南绵绵红壤。……行无定踪，哪里有好新闻，哪里就是他的目的地。

他本不相信星相、占卦之说，但星相家的预言却屡屡在他身上应验。相士说他“文武兼济”。于是，他有了前10年

军旅生涯和后10年舞文弄墨的经历。最近，又一位术士看过他的手象，断言他过了“不惑之年”还有一大惑，是“惑”还是“祸”。发音都一样，求详告之，术士说是“天机不泄”。他有些忐忑，但愿只是术士的故弄玄虚。

部 首 表

[illegible]

田(申,由)	目	心	业	戊	龙	石	艸	甘	去	示	玉	夷	五画			水	尺	申(聿)部	心	禾	户
三六二	三五八	三五七	三五六	三五五	三五五	三四八	三四七	三四七	三四六	三四六	三四五	三四四				三四四	三四三	三四二	三四〇	三三七	三三六
戈	未	六画			矛	飛	皮	疋	禾	穴	立	犮	鸟	瓜	白	禾	矢	生	生(金)	皿	
四一〇	四〇九				四〇九	四〇八	四〇八	四〇七	四〇四	四〇一	四〇〇	三九三	三九〇	三八九	三八八	三八三	三八二	三八二	三六八	三六六	三六五
衣	齐	木(亦)	色	舟	血	自	白	竹	舌	缶	虫	光	虎	至	页	而	束	西	亚	耳	
四四三	四四二	四四一	四四一	四三九	四三八	四三八	四三七	四三〇	四二九	四二八	四二〇	四一九	四一九	四一八	四一五	四一五	四一四	四一三	四一三	四一一	
鹿	辛	角	豸	谷	采	身	足	辰	酉	豆	束	赤	走	七画			羽	艮	米	𦍋	羊(羊)
四六九	四六八	四六七	四六六	四六五	四六五	四六四	四五八	四五八	四五四	四五四	四五三	四五三	四五一				四五〇	四四九	四四六	四四六	四四四
首	音	鬼	香	骨	是	革	九画			鱼	隹	鼯	虎	齿	非	雨	卓	青	八画		
四八八	四八七	四八六	四八六	四八四	四八四	四八二				四七六	四七五	四七五	四七四	四七三	四七三	四七〇	四七〇	四六九	画		
鼻	鼠	鼓	黑	鼎	常	鹿	麻	黄	高	鬲	彰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五画
四九六	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四	四九三	四九三	四九二	四九一	四九一	四九〇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四八八

目 录

总序.....	(1)
行无定踪(代序).....	(2)
都市“房倒”.....	(1)
都市“假货商”.....	(4)
都市“卦摊”.....	(7)
都市“宠物迷”.....	(10)
京都十万“无号房”.....	(13)
大都市流行“小玩意儿”.....	(16)
奖状의 惆怅.....	(19)
名片의 效应.....	(22)
“派克”派生的忧思.....	(25)
“混”风吹得人欲睡.....	(29)
都市姑娘“时髦病”.....	(32)
错了我也不悔过.....	(35)
“电视病”的袭扰.....	(39)
“商品化”的离婚.....	(42)
“恋爱角”의 兴衰.....	(45)
醉卧“机”旁的孩子.....	(48)
赞助者面面观.....	(51)
“新行当”透视.....	(54)
名园忧思录.....	(57)
人才“留”“冻”.....	(60)

“书迷”的世界·····	(63)
“剃头挑子”两头热·····	(66)
蹭车者曝光·····	(69)
闹市寻厕记·····	(72)
打狗记·····	(75)
斗蟋蟀·····	(79)
访“人市”·····	(82)
遛鸟市·····	(84)
赶早市·····	(86)
贪婪的“鱼鹰”·····	(88)
对“检查电话”的电话检查·····	(90)
明查暗访“的士”车·····	(92)
采访“市长电话”纪实·····	(94)
王府井展宽了吗·····	(97)
警告还是广告·····	(99)
烟民的“忌日”·····	(101)
俯瞰八宝山·····	(104)
校园里的“伙头军”·····	(106)
中学生过生日·····	(109)
中学生通信热·····	(112)
舞厅里的中学生·····	(115)
特殊的消费群体·····	(118)
少年帮主·····	(121)
问路亭变迁记·····	(124)
“租赁柜台”利弊谈·····	(127)
来自图书馆的咏叹·····	(130)
公开与秘密的证券交易·····	(133)

“血”的报告	(136)
卖鱼难	(139)
“控购”与“反控购”在暗中较量	(142)
拦劫女生现象剖析	(145)
“低谷”里的人参	(147)
消灭城市公害——噪声	(150)
换房难，难在何方	(153)
楼顶加房——不合适的“帽子”	(156)
摇滚的车轮	(159)
“先行官”在告急	(162)
都市“晴雨表”	(165)
“会海”在退潮	(168)
都市夜曲	(170)
桃香飘京城	(173)
正月十五闹元宵	(175)
撞出新纪元	(177)
硝烟飘散的老山	(184)
春江水暖鸭先知	(190)
“汽车城”里话汽车	(197)
影星离婚案	(201)
“厕所万元户”传奇	(203)
“浪子”回头记	(205)
九十年代的霓虹灯下哨兵	(208)

都市“房倒”

全市13个换房站，站站门前整日总聚有一帮人，内中必有几个特别活跃的“热心人”，为初来乍到的换房人出谋划策，牵线搭桥，津津乐道地提供房源信息，不知疲倦的陪着“瞧房”、“办手续”。

他们是什么人？是学雷锋？还是搞诈骗？让我们身入到他们中间，探视一下他们的行为轨迹……

“换房状元”是房管部门的特殊“职称”，享有殊荣，经官方正式命名的全市有17名。每名“状元”各有一段不凡的传说。经民间推认的“状元”则难以计数了。他们所创下的换房记录虽未公开宣传，但在私下流传很广，并富有了夸张、传奇色彩。我慕名拜访的张××就是这样一位“换房能人”。据说，他曾创下了“六方联换”的记录。

在主人的客厅里，听我讲罢来意，主人立即兴奋了，房子是他永远新鲜的话题。“六方联换”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举。他取出残留的“联络图”，比比划划地讲起来：“换房的原则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比如，A看中了B房位置适宜，B觉得C房米数大，占点便宜。C眼热于D房前屋后有空地，可盖自建房，D正想住楼房而E正拟往下搬。E寻找的是清静、买东西方便，而这正是F的优势所在。F想搬到离老人近点，而A正是老人街坊……百人有百样理由，百

样需求。我的作用就是穿针引线撮合筛选，我让 A 搬到 B 处、B 搬 C、C 搬 D……”主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段“过关斩将”的经历。那手势、语气活像一位调兵遣将、指挥战役的将军。“搞了‘六方联换’后我掉了六七斤肉，可一看我换到的房，我不觉得冤。”在主人的盛邀下，我参观了二室一厅的住房，房间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但得知这是靠一间平房 2 年内搬了 5 次家得到的，不由不暗暗称奇。“不准备搬第六回了”主人躊躇满志地说。显然他知足了。

二

但是有不知足的，在各地换房市场活跃的人中间，有的早已抛开了换房的初衷，做起了以盈利为目的“经纪”。有的用一间平房换到了二居、三居还不肯住手。有的通过转租公房，隐价瞒价买卖私房早已腰缠万贯了。但仍有强烈的欲望。他们笃信的是：换下去，下一回更“幸运”。当然，他们都清楚，“幸运”可不是碰上的，有时是靠“坑、蒙、骗”取得的。

赵某就把丁某坑害得不浅。赵某用 14 平方米的西房换成了丁某 18 米的北房。丁某并不是傻瓜，他看中了赵家门前的空地，那里足可盖起一间 14 平方米的北房，他爽然答应了。乃至他搬完家，备好料，准备刨槽了，邻居警告他“下面是‘防空洞’，人走着还怕陷下去呢，还能盖房？”丁傻了，连忙去找赵，赵又搬了，难找，既使找到了又能怎么办！丁憋了这口气，他也常蹲换房站了，企望有哪个“图有地方自建房”的人来上当。

三

在花市换房站，刚一支车，就凑过来几位，“刚来的？”

“换什么房？”“你是楼房？平房？”“几层？”“什么走向？”“有双气吗？”“离车站远不远？”一连串的提问，颇像通过论文答辩。听完介绍，几位心里一筛选，没兴趣的走了，觉得“有戏”的继续“侃”。一位矮胖子态度最佳：

“你的房子条件不咋地，难换！”“不过，哥们可以帮你忙，先说下，换成了你得点给我一棵（意为100元），要是以小换大，每多出1平方米另加100元。干不干？”见我点头应允，他取出他的“联络图”，上面登了好几十号“小换大”、“远调近”、“二合一”、“一分三”……形形色色的需求，各式各样的术语，每一串名字后面都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困境与希望，可是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给这样一个人靠得住吗？”许是为了增加信任感，胖子对他的历史增加了点“透明度”：“我蹲换房站七八年了，一个人换的房比10个房管员还多，主要是能挣点好处费，没有这个刺激，谁干？”“侃”熟了，胖子又扩大了他的业务：有空闲的房子转租、出让，他都能代办，保证赚钱，一个月的租金高过租别人一年的钱，要是出让“居住权”一间房干赚万八千的不成问题……”

“公家不管吗？”我试探的问了一句。“管，管得过来吗？反正现在倒腾倒腾还可以，以后住房制度改革了，再倒腾就难了……。”说着，这位“倒爷”显出了心虚，露出了难色。

房管部门统计，自1980年到今年6月全市共为12.5万居民调换了18.5万间住房。但仍有数以万计的换房者为得到相对理想的住所而焦虑、奔波、烦恼。这巨大的社会需求，呼唤着社会关注。

1989年10月

都市“假货商”

“新公害”——人们这样称谓假冒商品。

“牛骨充当虎骨卖；鸡蛋黄楞说成是牛黄；胡萝卜卖人参的价钱……”这些故事听起来荒诞，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有关部门虽断不了整治，但“风头”一过，伪劣商品又上街头。伪劣商品何以屡禁不绝？

原来在假货的后面有一批贪婪、狡诈的“假货商”。卑劣的“优化劳动组合”。

“假货商，要具有极强的“环境意识”——及时适应社会环境变化。随着人们对街头伪劣商品的防备心理增加，“卖假货”越来越趋于团伙经营。这是一种劣质人的“优化劳动组合”。大老板：制造或采购来假货，先进行伪装，如果是假服装，可以跑到有名的南苑“浙江村”沙窝“倒爷窝”搞来各种商标标牌。金丝线编缀，烫金塑料袋一装，杂牌成了名牌，批发脱手。摊主：批到货，寻点设摊，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四、东四、隆福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帮手是临时雇佣的，岗位，任务，注意事项都分工精细，职责分明。

“托儿”是重要角色，摊主叫卖时，其扮做过路人或顾客，与买主搭话，借题发挥，有时还得假惺惺摸出皮夹子，起个带头作用。

“了哨”不用舞嘴弄舌，只在离开货摊一定距离观望，一见可疑情况，立即发出信号，冬天，挥动帽子，夏天，晃

动双手，有的摊还配备了无线话筒。

“保镖”选力大气粗，嘴茬厉害，拳脚好的充当“护门神”。一旦遇到麻烦事，推推搡搡，掩护摊主脱身。

由这几等角色组成的“阵容”推到街头，顾客还能不上当？

颇具特色的“生意经”

除了“阵容强盛”外，假货商还有颇具特色的“生意经”。

攻心为上“卖便宜货”：有心想买便宜货的，尽碰上“便宜货”。天桥信托商店前，一辆三轮车挂出一大包花花绿绿的衬衫，“厂家转产，不惜血本甩卖，原价28元，现价15元”。诱人的宣传，五六位抢购者的“示范”引惹得过路人真假难辨，不由自主地掏钱了。结果花真丝价买件富春纺。

“联买”、巧施“连环计”，卖主认准火候，亮出嗓门。“展销羊毛衫，一件25元，两件45元，便宜5元。”几个过路人犹豫了，欲买又止，“买两件虽说便宜5元，可有点多余。”恰巧，旁边一位女青年开腔了，也正想买一件，咱俩合买两件，各省两块五。“了哨”旁，一手交还“羊毛衫”一手接过钞票，等候时机，再施“连环计”。

赌气，硬使“激将法”

街头摆对沙发，摊主旁边抽着烟，一对小夫妻路过，目光不知不觉停在沙发上，随手摸一下，卖主一看，出口不逊了：“买不起！别瞎摸。”“摸一下怕啥，你这沙发不是卖的吗？”“是卖的，你买得起吗？卖别人180元，卖你170元买得起吗？”小伙子怒了，甩出钞票，搬回沙发，没使几天，露馅了，小俩口面面相觑。